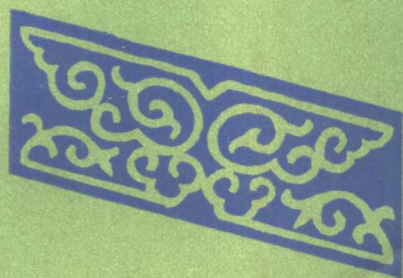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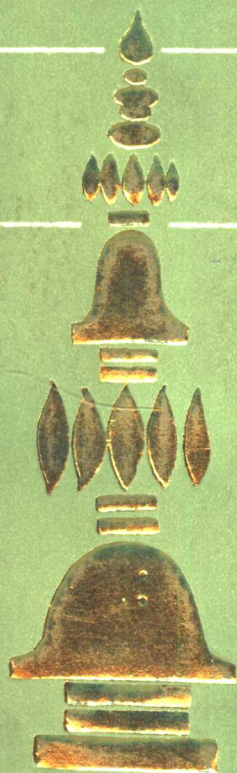


· 塔尔寺丛书 ·

青海人民出版社

塔 尔 寺 概 况



4837
326

塔 尔 寺 概 况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著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西宁

49019

塔 尔 寺 概 况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3 字数: 130,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60

统一书号: 17097·46 定价: 1.20元

ISBN 7-225-00014-4/Z·1

前 言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南面的莲花山中，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二十五公里，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该寺寺名藏语称“衮本贤巴林”（ཨ་མ་བོ་ལོ་ཤིང་གི་ལྷ་ཁོང་པོ་，意为“十万佛身慈氏洲”），简称为“衮本”，汉语称“塔尔寺”，亦作“塔儿寺”（《秦边纪略》作“银塔寺”）。清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乾隆皇帝曾赐寺名为“梵宗寺”，但原名已为人们习用，梵宗寺这一钦赐寺名未能流传。

塔尔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黄帽派）的六大寺院（西藏拉萨市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日喀则县的扎什伦布寺，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之一，它不仅是青海地区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和格鲁派僧人的活动中心之一，而且在西藏、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群众中也有较广泛的影响，历史上还曾与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境内的蒙古各部有过密切的关系。几百年来，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包括中央王朝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扶植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努力，塔尔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文化艺术珍品，拥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

风格的古建筑群的宗教和经济文化中心，成为青海省最著名的古迹名胜之一。

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古老的塔尔寺焕发出新的光彩。为了保护好这一闻名于国内外的佛教古寺，人民政府多次拨出巨款对重点殿堂进行了维修，使塔尔寺保持了原来的面貌，主要建筑和佛像、文物等完好无损。现在，塔尔寺的诵经、学法、朝拜等宗教活动正常举行，前来朝佛进香的佛教信徒和前来观光揽胜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参观寺院的建筑文物时，在接触到藏族的宗教和文化时，在欣赏古老的壁画和精湛的工艺品时，往往希望能对塔尔寺的历史和文物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从而对塔尔寺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为了帮助读者做到这一点，我们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特别是塔尔寺管理委员会的热情帮助下，根据工作中所接触到的藏文和汉文资料以及在塔尔寺和湟中县的调查了解，编写成这本《塔尔寺概况》。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条件所限，书中还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陷，殷切希望读者给予指正，以便今后改正。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
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上的塔尔寺	(1)
一、一代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	(1)
二、汉藏金桥的中间站	(7)
三、甘青藏区的主要佛寺	(22)
四、鸦片战争以后的塔尔寺	(30)
第二章 塔尔寺主要建筑与文物	(35)
大金瓦殿与宗喀巴纪念塔	(36)
弥勒佛殿 (贤康)	(44)
大经堂	(45)
文殊菩萨殿 (九间殿)	(51)
达赖遍知殿 (三世达赖灵塔殿)	(56)
释迦佛殿 (觉康)	(57)
依怙殿	(58)
医明学院 (曼巴扎仓)	(59)
时轮学院 (丁科尔扎仓)	(60)
大厨房	(61)
印经院	(61)
大吉哇	(63)
密宗学院 (居巴扎仓)	(63)

酥油茶陈列馆·····	(64)
小金瓦殿·····	(67)
祈寿殿(花寺)·····	(72)
时轮大塔·····	(76)
如来八塔·····	(76)
杂公馆·····	(80)
菩提塔·····	(80)
公告碑·····	(80)
四门塔·····	(81)
大拉让·····	(81)
第三章 寺院组织 ·····	(84)
第四章 僧人及学经制度 ·····	(92)
第五章 主要宗教活动 ·····	(105)
一、法会·····	(105)
二、跳欠·····	(108)
第六章 主要活佛系统 ·····	(113)
历辈阿嘉活佛·····	(116)
历辈赛赤活佛·····	(118)
历辈拉科活佛·····	(121)
历辈却藏活佛·····	(122)
历辈色多活佛·····	(124)
历辈嘉雅活佛·····	(125)
历辈却西活佛·····	(128)
历辈米纳活佛·····	(130)
历辈关嘉活佛·····	(131)
历辈当彩活佛·····	(132)

历辈西纳活佛	(133)
历辈巴周活佛	(135)
历辈卓仓智合仓活佛	(137)
历辈扎西活佛	(139)
历辈色直活佛 (亦称森康活佛)	(139)
历辈本布尔活佛	(140)
历辈杨家活佛	(141)
历辈安家苏活佛	(141)
第七章 寺院经济概述	(143)
附录	
1. 塔尔寺历任法台一览表	(152)
2. 塔尔寺密宗学院历任堪布一览表	(156)
3. 塔尔寺医明学院历任堪布一览表	(160)
4. 塔尔寺时轮学院历任堪布一览表	(162)
5. 塔尔寺大事年表	(165)
6. 参考书目	(171)
后记	(174)

第一章 历史上的塔尔寺

一、一代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

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上各个分散的部落，建立起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存在的两百多年，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飞跃发展时期。松赞干布时期制定了一套行政军事制度，创制了通用至今的藏文，又从唐朝迎娶了文成公主，推动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松赞干布的时代开始，吐蕃王室从汉地和尼泊尔、印度、于阗引进了佛教。赞普赤德祖赞（七〇四——七五五年在位）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佛教的典籍再次传入吐蕃，但当时吐蕃还没有正规的佛教寺院和僧人。到赞普赤松德赞时（七五五——七九七年在位），在西藏兴建了桑耶寺，剃度了藏族中的第一批僧人，并召集吐蕃王臣盟誓，世代信奉佛教，这就使佛教在藏族社会站稳了脚跟。赤松德赞以后，吐蕃王室极力扶植佛教，尊崇僧人，让僧人在王廷担任官职，参与朝政，并赐给佛教寺院以土地和属民，使佛教成为吐蕃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大势力。公元八三八年，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虔诚奉佛的赞普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扶植反对佛教的王子朗达玛继赞普位，下令在全吐蕃灭佛，佛教在西藏一度濒于灭绝的

地步。不久以后，吐蕃王朝崩溃，藏族地区处于各地方势力割据混战之中。十世纪下半叶，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下，佛教又在西藏地区复兴起来。由于在教义、仪轨和师法传承上的区别和传播地域的不同，复兴后的藏族地区的佛教出现了教派的区别。前后出现的主要教派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而噶举派又分为许多小的支派。各个教派一般都有由本派的主寺、属寺组成的寺庙系统，有由师徒关系继系的僧团组织，有属于本教派的土地和属民，有与之固定联系的世俗封建统治者作为施主。因此，这些教派既是宗教力量又是政治经济力量，在当时的藏族社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军事力量在北方草原崛起，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蒙古皇室在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凭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扶植利用萨迦派的办法，将藏族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治理之下。元朝皇室尊崇和信奉藏传佛教，封萨迦派僧人为帝师，给许多藏传佛教僧人以国师、国公、司徒等爵位，还任命藏族僧人为中央和藏族地区的官员，并给予藏族僧人免差免税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元朝皇室还赐给藏传佛教僧人大量财宝，用于兴建寺院，印经造像。从元朝开始，一些藏族上层僧人在封建王朝的扶植下掌握宗教和世俗统治权，成为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元朝末年，帕竹噶举派的势力兴起，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继萨迦派之后建立起帕竹政权。明朝继承元朝，对藏族佛教僧人也采取尊崇的办法，封他们的领袖为法王、大国师、国师等，准许他们定期分批朝贡，并给予许多赏赐。由于佛教僧人直接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权力，养尊处优，生活豪华，使得许多僧徒醉心于追求权势和财富，因而戒律松弛，僧俗不分，藏传佛教在藏族群众中的声望大为下降，出现了颓废之势。针对元末明初西藏佛教界的这

种情况，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和地方领袖提出整顿佛教戒律和保持寺院清净的要求。帕竹政权的建立者大司徒绛曲坚赞就是一个注重教规的僧人。他九岁出家，十四岁到萨迦去学习宗教和行政事务，二十岁时任帕竹万户。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到一三五四年前后终于削平群雄，统一西藏大部分地区。就是在掌权以后，他本人居住的宫廷仍设三重门，禁止妇女入内，戒饮醇酒，过午不食，持戒甚严。可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帕竹政权又陷入分裂。在西藏重振佛教的任务落到了一位出身于青海地区的藏族僧人宗喀巴大师的身上。

宗喀巴大师于藏历第六饶迥阴火鸡年（丁酉，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今天塔尔寺所在的地方。他的父亲名叫鲁本格，母亲名叫香萨阿切，生有子女六人，宗喀巴排行第四。有的书上说宗喀巴的父亲当过元朝的达鲁花赤（元朝在各级官署中设达鲁花赤，负责监督，称为监临官，通常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担任此职），属藏族内的默氏家族，大概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相传宗喀巴三岁时，跟父亲到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的夏宗寺拜见过受元顺帝召请而路过青海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乳必多吉，并从乳必多吉受近事戒。宗喀巴七岁时又被家庭送到化隆县境内的夏琼寺，跟从噶当派高僧敦珠仁钦受沙弥戒出家，起法名为罗桑扎巴（ཀླུ་གཤམ་པོ་ལྷ་མོ་པ་，安多方言念罗桑智华）。宗喀巴在夏琼寺学习九年，在佛学和藏族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了在佛学方面进一步深造，他十六岁时离开青海前往西藏学法。宗喀巴到西藏后，先后在止贡、涅塘、萨迦等著名佛教寺院研习显密经论，并拜各派著名高僧多人为师，对佛教的重要理论和各教派的教法都反复钻研，融汇贯通。宗喀巴学成后，一方面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宗教思想和理

论，一方面收徒传法，在自己身边集合起一大批有志于振兴佛教的僧人。从一三八八年起，他改戴黄色桃形僧帽，表示他继承喀且班钦释迦室利所传戒律并严格遵行的决心。由于这个原因，宗喀巴所创立的教派后来被人俗称为黄帽派或黄教。宗喀巴和他的弟子们大力提倡僧人严守戒律，注重修行次第，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反对以修密法为藉口破坏戒律，要求僧人们过严格的宗教生活。由于他的这些主张切中当时西藏佛教界的积弊，因而得到藏族社会上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一四〇九年正月，宗喀巴在帕竹政权统治者的支持下，在拉萨发起有近万名僧人参加的祈愿大法会（即后世所说的传召大会），并于同年在拉萨东郊兴建甘丹寺，担任甘丹寺的第一任法台。由于宗喀巴的这些活动，在藏传佛教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宗喀巴成为这个后来在藏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的始祖。宗喀巴成名以后，追随他的佛教信徒们不再直呼他的名字，而以他的出生地区——“宗喀”（湟水流域在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中即被称为宗喀，这一名词在藏语中沿用至今）加上藏语人称词尾“巴”来称呼他，故通称为宗喀巴。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又常称他为“第二佛陀”或“杰仁波且”（意为宝贝佛爷）。

格鲁派创立以后，其影响迅速增长。一四〇九年年底，宗喀巴写了一首隐语诗，宣布他在教法上的传承是直接继承噶当派的祖师阿底峡（九八二——一〇五四年，孟加拉国人，出身于王族，二十九岁出家，曾任印度超岩寺等佛寺住持，一〇四二年应古格王邀请入藏传教，他在阿里和前后藏居留达十三年，门徒众多，后来发展成噶当派，他于一〇五四年在拉萨附近的涅塘去世），而且宗喀巴也确实与当时噶当派的许多著名人士有密切关系，因此当时组织涣散但数量众多的噶当派寺院先后改宗为格鲁派，这

就壮大了新创建的格鲁派的力量。由于这一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鲁派又被人们称作新噶当派。在这一时期，宗喀巴的声名还传到远在北京的明朝朝廷，一四〇八年和一四一四年明朝永乐皇帝两次遣使携带诏书礼品到西藏迎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忙于宗教事务，又身体有病，上表婉辞，并于一四一五年派遣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永乐皇帝先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又加封为大慈法王，这就使格鲁派与明朝建立起密切关系。一四一六年宗喀巴的弟子扎西贝敦在拉萨西郊兴建哲蚌寺，一四一八年至一四一九年释迦也失用从明朝带回的大批赏赐财物在拉萨北郊兴建色拉寺。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它们的建立使格鲁派在拉萨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后来格鲁派控制的西藏地方政权建立后，拉萨三大寺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都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宗喀巴的一些弟子还回到藏族各地区建寺收徒，使格鲁派的影响迅速遍及西藏和青海等地。

一四一九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逝世。他作为一个真诚虔信的佛教徒，认真学习佛教显密教义，深研佛教哲学，形成了自己的佛学体系。他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宗教理论和实践，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到他逝世时，格鲁派已拥有众多的信徒和一批寺院，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宗喀巴一生门徒众多，其中杰出的宗教宣传家和活动家不乏其人，最为著名的是贾曹杰与克主杰二人，他们与宗喀巴合称为“师徒三尊”。宗喀巴逝世后，他创建的格鲁派继续迅速发展，最后超越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在藏族、蒙古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受到清朝政府的扶植。因此，我们可以说宗喀巴的确不愧为西藏佛教的一代宗师。

虽然宗喀巴自十六岁入藏学佛以后再未回过青海，但是由于

他在藏族社会上的巨大声望和影响，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在当时藏族社会上受到普遍信仰的佛教的大师，在他出生的地区产生许多有关他的灵迹的传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说，他诞生以后，从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白旗檀树，树上十万片叶子，每一片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迦牟尼身像的一种），人们称之为“衮本”（意为十万身像）。又说当宗喀巴二十二岁时，他的母亲思念已去西藏六年的儿子，让人捎去一束自己的白发和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年迈体衰，盼望孩儿务必回家见一次面。”宗喀巴收到信后，为了学习佛教而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用自己刺破鼻子流出的血绘成的自画像一幅，狮子吼佛像一幅。并在给她们的信上说：“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指宗喀巴出生处的那株白旗檀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与我见面了一样。”第二年，也就是宗喀巴二十三岁那年（公元一三七九年），宗喀巴的母亲在一些佛教信徒的帮助下，将那株白旗檀树用绸缎包扎起来，与印成的十万张狮子吼佛像一起作为胎藏，在该处砌石建塔，以纪念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诞生。这座佛塔可以说是塔尔寺最早出现的宗教建筑，汉语称呼该寺为塔尔寺，即由此塔而来。

相传这座纪念宗喀巴大师诞生的佛塔，还在宗喀巴在世时就随着他在西藏的宗教活动的进展而改建过几次，这说明宗喀巴始终和自己的故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该塔修建后过了一百八十年，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年），在当地的一位禅师仁钦宗哲的倡议下，在塔的旁边修了一座小庙，可供七位僧人坐禅。这座小庙的地点，一说是今天塔尔寺大金瓦殿南面的弥勒殿的地方，一说在塔尔寺西面山后的某处，总之距纪念宗喀巴大师诞生的佛塔不远。后来，这座小庙的僧人逐渐发展到五十余人，

原来的庙已不能满足宗教活动的需要，因而在明神宗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年），在此小庙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佛殿，并由仁钦宗哲出资塑造了一尊弥勒佛十二岁身量像，命名这座佛殿为“袞本贤巴林”（即“十万身像慈氏洲”，慈氏即弥勒），现在藏语中将整个塔尔寺统称为“袞本贤巴林”，即源于此。若以此年为塔尔寺建寺的开始，则塔尔寺创建至今已有四百零八年了。

二、汉藏金桥的中间站

这里所说的“汉藏金桥”，是明清以来藏族人士对联系藏汉两个民族的历史通道（实际上是沟通藏族与汉藏、蒙古族、满族等兄弟民族的交通干线）的美称。它从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开始，经藏北草地、昌都、四川的甘孜、青海的玉树、黄河源、日月山到西宁地区，再经甘肃、宁夏、内蒙古到北京，或经甘肃、陕西到西安。历史上，这条通道上有过唐代的唐蕃古道，宋代的茶马交易之路，元代的从大都到萨迦的驿路，明清时代的北京到西藏的驿路。唐朝的文成、金城两公主出嫁吐蕃，元代的八思巴来往于萨迦和大都，都是经过这条通道。正是由于这条通道对藏区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所起的重大作用，藏族人士才用“金桥”一词来赞美它的牢固和珍贵。在这条通道上，塔尔寺所在的宗喀地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站。格鲁派兴起以后，也利用这一通道与汉地和蒙古联系，并以塔尔寺为重要的交通基地。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对塔尔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简述塔尔寺作为格鲁派与中央王朝和蒙古各部的交往中的中间站的情况。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不致分散和解决本派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就仿效噶玛噶

举派的办法而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格鲁派中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是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按照宗教史籍的算法，第一世达赖喇嘛是宗喀巴在一四一五年所收的一个弟子，名叫根敦朱巴（一三九一——一四七四）。他于一四四七年在日喀则地方官员的资助下在日喀则西南近郊兴建了扎什伦布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法台。第二世达赖喇嘛是曾任扎什伦布寺和哲蚌寺法台的根敦嘉措（一四七五——一五四二）。他去世后，格鲁派正式为他寻找转世灵童。第三世达赖喇嘛名索南嘉措（一五四三——一五八八），出身于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四岁时被认定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由哲蚌寺僧众迎到哲蚌寺供养，十一岁起担任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当时虽然已是格鲁派的领袖，具有转世活佛的身份，但是还未具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达赖喇嘛的称号是后来在青海地区由蒙古汗王赠送给他的。

元朝灭亡以后，退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仍保持有强大的实力，与明朝相对峙。明朝初年蒙古分为漠北、漠南、漠西三大部分。一四〇七年达延汗被立为蒙古大汗以后，统一了漠南漠北（即后来的内、外蒙古地区）广大地区，分蒙古为喀尔喀（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等六个万户，以自己的子弟统率。达延汗死后，蒙古很快又陷于分裂。达延汗之孙俺答汗（亦译阿拉坦汗，一五〇七——一五八二年）成为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领袖，在蒙古诸部中实力最强。俺答汗早年曾多次侵扰明朝，曾于一五五〇年打到过北京郊区一带，后来俺答汗又与明朝修好，于一五七一年接受了明朝赐给的顺义王的封号。在与明朝和好互市之后，俺答汗集中力量对付漠西蒙古，青海就成为他全力争取的地区。还在一五五九年，俺答汗就曾经领兵到过青海，驱逐先已在青海草原活动的蒙古卜儿

孩部，并留其子丙兔（亦作秉图）在青海驻守。一五七三年，俺答汗在西征漠西蒙古失利之后，又一次率军到青海。明朝对俺答汗在青海的活动一直持怀疑态度，担心他长期占据青海，故力促其返回土默特。俺答汗为了在青海立脚，转而与青海藏族部落加强联系，所以极力争取与在藏族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西藏佛教界建立关系。一五七五年丙兔以焚香修佛为名，在青海湖附近动工建寺，明朝虽然不愿蒙古在青海扎根，但又不便阻止建寺，就于一五七七年赐名该寺为仰华寺。一五七六年俺答汗派人进藏，邀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来青海会见。当时的格鲁派虽然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在西藏已经遇到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抵制，地位很不稳定。格鲁派为求得自身的发展，除了依靠当时已衰落的帕竹政权的支持外，也想与北方的蒙古族军事力量建立关系，取得后援。因此，索南嘉措欣然接受俺答汗的邀请，于一五七八年五月间到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俺答汗等蒙古王公会见。有人根据蒙古方面的史料考证，会见索南嘉措的还有俺答汗的爱妃、后来对明代蒙、汉和好作出重大贡献的三娘子（一五八七年被明朝封为“忠顺夫人”）。通过这次会见，俺答汗及其部众信奉了格鲁派，并下令禁止崇拜萨满教的“翁古”神，禁止举行萨满教的仪式和废除当时蒙古部落中的夫死妻殉、杀牲祭奠等陋俗。俺答汗还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是对在佛教显宗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音译，意为“金刚持”，是对在佛教密宗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尊称，“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达赖喇嘛”是说索南嘉措是一位法力广大犹如大海的上师。索南嘉措赠给俺答汗的尊号是“法王梵天”（蒙文资料说是“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转轮王”，是对